



台风过后/烟火如常

□奚晓文

初夏玉米香

□施国标

玉米，城里人有“珍珠米”之称，这让“玉米”瞬间高贵了起来。

时下正是吃玉米的季节。几场夏雨一过，齐刷刷地把田野里的作物浇灌得翠绿一片，拔节的速度加快。

玉米，的确长得疯，屈指可数的几天，冷不防让你换了眼。这夏季一到，温度上窜，催得玉米株“跳跃”了起来。充沛的营养，让玉米秆粗壮有力，长长的叶片，弯腰垂挂，叶根间还在偷偷地吐着须须头，它淡淡的红，又从淡淡的“白”中渐变而来，这是个可喜的讯息，它将要出穗了。

玉米，在时下的田野里种得并不算多，成片的种植已经早已远去了。眼下只有一部分田块可闻到玉米的清香，在农家的田园里也只有几垄的玉米栽种着。覆盖在大田上的尽是些西瓜、甜瓜或是丝瓜。现在农家人种点玉米来只是用来调调胃口的。但玉米，仍有着它香糯诱人的一面，市场冲击力再大，农家人也不会忘记种几垄来的。

玉米秆顶端的“枪花”出来了，这是玉米成熟的标志，我常常去撕开玉米壳，用手指甲去抠玉米穗粒，看是否已长得饱满，一旦能抠出玉米粒的浆液来了，它可以“板”下来煮食了。玉米自幼至成熟生长在壳壳里，不受外部害虫侵袭，故当你撕开玉米壳时，玉米粒光鲜似玉。

要煮玉米了，方法简单明了，加了清水和投了少许盐屑即可，纯然是原汁原味，香糯中又略带出甜味。

煮玉米，过去是放在柴锅里煮的，大火烧，小火焖，揭开锅盖便会香味扑鼻，但玉米并非当作主食来吃，是闲口里的品尝。我出去干活时，身上便会携带上几穗。过去，出早工，到海滩上干活也是常有的事，但有了玉米就不怕肚子挨饿了。

在家乡，玉米有白、黄之分。白玉米糯性强，一则煮着吃，二则搓下来晒干磨成粉可做汤圆吃，也可伴在糯米里，以降低糯性，让米粉梗一点，更有嚼劲。黄玉米，粒头大，虽糯性差，但被磨成粉屑后，伴在米饭里吃，香气更浓，被充当日常口粮，减轻了那时粮食不足的问题。黄玉米屑饭，必须乘熟吃，冷了就会发硬，吃口就差了。我的办法是用黄玉米屑饭拌西瓜汤吃，这样既可口，又香甜，爽得很！但要晒干的黄、白玉米穗搓下玉米来，是件费劲的事，先要给玉米穗用铁针开个槽，然后挨排用手根把玉米粒搓下，常把我弄得手皮通红。巧一点的，就借用“搓衣板”的梭头，压紧玉米排，用力搓就省力多了。

玉米秆，可谓一身是宝，鲜玉米嫩秆撕开皮可当作“甘蔗”吃，有甜味；干玉米秆可当作柴火，也可送到加工厂粉碎后当作家禽家畜的饲料。玉米壳有人把它当作制作工艺品的原料。玉米核，我小时候常把它当作“搭积木”来玩，叠一个“井”字形，看谁积得高。总之，玉米让农家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岁月。

初夏玉米香，让我不得不写下了这段文字。

花米是庄行的品牌，花米是庄行的名片，花米庄行是农耕的立本，花米庄行是历史的遗传。志书曰：“……而松江之布，尤首推奉贤之庄行。”庄行由此而扬名四海，彰显绝对的不凡。

四六比例的种植棉花、水稻，活跃了一年四季男耕女织的乡村习惯。家家有解机，纺纱织布是农妇的传统手艺，家家有摇缸白，男人舂米保证家中三餐的淘米烧饭。

现在怎样了？只种水稻不种棉花，花米庄行，掀不起那个年代的兴旺波澜。老街也消失了当年的热闹，一些古建筑、古文物遭到不同程度的人为损毁和失散。

以我已见，恢复农民的棉花种植，不论面积多少，只要到了十月，银棉朵朵开到了蓝天。农民，你挑一担，我背一袋，匆匆地上了路，能见花行从庄行东街一直延至西市梢，处处交易频繁。

至于，庄行老街的模样也可作一番精致的梳理，南桥塘东西打通，致使活水哗哗地流入人们的眼。

花米庄行狂想曲

□王海

东打通庄行路，经过野竹林，到达李匠桥，西打通填土的地段，连接孙家浜，诠释老街水系的完善。

这西市梢的南桥塘上有一座石桥，名启秀桥，建于清代，桥成拱形，13步级，两旁石栏杆上的小石狮守望行人的安全。“潮上春城环海鱼盐囊朝里，虹垂两岸万家烟千缕霞中，”“壮一邑之屏藩气连峰泖，分三吴之形势秀甲东南。”

启秀桥石块堆叠，造形考究，气势雄伟，早该原地仿造，形成一方旅游热点。再看河南街小河滩之水，滞留不前，渐渐变样，重挖南亭公路朱家港，让游船驶至庄行政治文化中心，看到满目秀丽璀璨。

在庄行东市梢，有一座明代建的贞节牌坊，高高耸立，皇上圣旨刻于横石，阳光下金光闪闪。“邹维猷叶氏”，呵！邹叶氏二十亡夫，怀孕而不嫁，她生下孩子扶养至入朝做官，感动皇帝立下牌坊永作纪念。

台风

□高明昌

家里的水落管子开出来的水，像烧烫的开水。这个时候，我心里想，台风最好来一下。

台风一来，再热的天也会变得阴凉，另外可以呆在家里不上班。

这是好处，有好处必然也有坏处。

小时候最盼望台风来，但台风来后却又怕了，台风一来，全家人最担心的就是怕风把家里的房顶吹掉，房顶一吹掉，家就没有了。

外面，风大雨也凄厉，发出一阵又一阵的咯咯声；透过窗玻璃，听见了风声的鬼哭狼嚎，也看见了雨点，那些雨，像是枪管子里弹射出来的水柱，坚强有

力，合着风的力道，它们什么都不敢碰。

母亲叮嘱我们，坐好。我们坐好了，双手扣住凳沿。

母亲在客堂的门后面，眼睛贴住缝隙，一直在往外面看。

父亲在猪棚那儿，用木头，顺着风的吹向，顶住了猪棚的一只角，他是怕猪棚坍了，压死猪猡；母亲是怕台风过大，把父亲吹走，吹得远远的。

那时的我们以为要出大事，非常惊恐。

父亲回来了，母亲一把将父亲拉进了里屋。父亲说：没事。

怕房顶吹掉是儿时台风来时的心境，现在台风再大心里也

不怕。

现在，在镇上的房子里看台风，看到的总是大树的摇曳，大树像一片绿色的海洋倒过去又翻过来，一直不停歇；雨也是大的，雨点组成雨幕，狠命地撞击着窗户的玻璃，但玻璃也硬气，每个雨点到了它的面上，除了咣当声响的大小以外，雨点全部碎光光。

几个小时重复这样的情景，后来，台风累了就走了，像是到休息的地方去了。

我们开了窗户，发现树叶碧绿生青，天空一片湛蓝，原先几百米以外的人看不清楚，现在什么都看清楚了，而最让人感觉惬意的是：热浪全部消退。

看见了，也感觉了，其实我熟悉的外面世界基本还是老样子，开心。

品味，尤其是通过红色文化展示颂党恩表初心，让我们更沐浴了一场深刻的精神文化熏陶和启迪，东沙古镇不愧为浙江省历史文化名镇，浙江省文明乡镇的荣誉称号。

晨歌唱好

□詹超音

一天中时间最紧的是晨，要生计赶路，好像什么都要做，什么都等不得。扶着把手，望着人群，谁不是眼光里藏着希望，脸上写着努力。

晨的力量一天就一次，就像投入井里的桶，要恰好到位，浅满在此一举。晨若不振作，全天无力，无力就提不了任何东西，拿不出东西，一天就是白干。

晨需要补充，而且要及时，老不在意，老是敷衍，肚子会慢慢失去记忆，不再提醒。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如此，通病。

晨时最适宜去听近来的声音，不吵不闹，心跳缓缓加速，神不乱，人不慌。外表要打理，内心也要调整到较好的状态。

若睁眼，世界就是你的，这样多好！

我早已退休，没事了。但好像有事那样，把着点，按时出门。我可以到熟悉的地方看看，到陌生的地方望望，往脑子里塞些见闻。没什么看，没什么望，就找个地方歇脚，把贮存的看着和望抖落出来，拾掇拾掇，看能整出个什么来；像拉面那样拉，越细越好，有韧劲，总有赏识。

昨日很好，今日要更好。老对青，暮对晨，花香对鸟语，夕阳对朝霞。

左旁的南桥塘上的厝桥，也可还原于木桥，庄行形成，起因于一庄氏人家，走厝桥，开起花行小店。渐渐地招来南来北往的商人，花米行向西延伸，兴旺成花米庄行，名噪四时江南。

尚有一个设想，八字桥边重建关帝庙（原庙南宋建），纪念桥南岸（路西）再造杨阿太庙，见见银杏树的高入云天。李匠桥北滩的赐福庵，也应重见它的规模 and 影响，白云庵里的尼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仍守护着庵房13间。

从环龙桥南岸，沿南桥塘一路向东，筑路造风景，小摊位、红廊棚、纪念塔、猎隼山……在庄行学校（中学部）东北角一处，圈作农耕体验园，风打车、牛打车、脚踏车，秧秧唱田山歌，收稻看挑担。

再在庄行镇上陈列“乡愁九奇”，到中国第一农民诗人王海草舍，参观名人书画，欣赏万余诗篇。花米庄行，有花米才能发展，有文物才能兴旺，有名人才能热闹，狂想曲没有狂想，真实的还以南齐、五代、南宋、元、明、清的原来容颜。